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五十九回 余半仙祭煉招魂法 霓裳子金殿顯奇能

卻說趙王莊自從一塵子、霓裳子到來，鷓寄生便把兵事讓與一塵子執掌。將莊前土城改為石城，居中架著九節烘天紅衣大炮。西山一帶，連造墩煌營壘，一路梅花樁、鐵藜蒺、鹿角之類，密密層層。莊上豎起招聚義兵的大旗，厚給餉銀。一面命徐鳴皋、一枝梅二人同往馬家村，囑托馬金標暗招各路民兵。莊上建造十三層的瞭遠臺。那劉家莊上，劉佐玉、鄭良才來告：焦大鵬的尸首，用上號紗枋成殮，已送往張家堡去。現下共招本莊義兵一刀五百，還有外來的也不少。不數日，馬金標處指引來的民兵，陸續到了二兀余人，各有金標信票為憑。一塵子便命趙文、趙武、楊挺、殷壽，從莊前石城南首，直接劉家莊十里外，連絡八座營壘，十二所墩煌。過了幾日，默存子、山中子也到，眾英雄設宴大會，兩莊之人，無不興高十倍。一塵子命劉佐玉鑄造軍裝，一切刀槍、弓箭、旗幟、攻守器具。看那莊南一帶，十里路的營壘、墩煌，聯成一氣。

又過幾日，忽有探子報說：“二刃余人馬，各執軍器，整隊而來，在莊前扎住。有一個婦人，滿身縞素，口稱要見狄、徐二位大爺。”鳴皋與洪道到石城上答話。狄洪道一見，大喜道：“這是焦大鵬的奄子孫大娘到來，必定要替丈夫報仇。”忙即開城，接孫氏與眾英雄見過了，大哭感傷，誓報夫仇，今帶二兀義兵，特來相助。一塵子吩咐狄洪道將人馬檢點，編入隊伍。自此趙王莊上軍威日甚，與前大不相同，共有一萬人馬。

而且莊上極富，各處遠近村莊義助糧餉，因此兵多將廣，糧草堆積如山，與劉家莊連成一氣。鳴皋每每想起楊小舫等，要一塵子設法相救。一塵子道：“且等大哥玄貞子或傀儡生到來，方可進得王宮。”

且說那寧王如何不來攻打？內中有個緣故：自從那日李自然、邱天慶等回轉城中，檢點人馬，少了七百余人。雖則殺了焦大鵬，卻傷去一個鐵背道人，並這尊九節烘天紅衣大炮。寧王十分可惜，埋怨李、鄴二人。余半仙道：“刀歲休怪他們，只因趙王莊究竟不知有多少劍俠在彼，先生法力無邊，此等人實難力敵。”寧王道：“相煩先生帶兵前去，將村莊掃成平地，殺他個雞犬不畝。”余半仙道：“不必如此。目今他們將大炮鎮守南方，那西面山路險峻，他又重重營壘、墩煌，層層鹿角、梅花樁。我軍若去，反中奸計。若向莊前，勢必開放大炮。我有一計，只消百日工夫，管教他們死得一個無存。”

寧王問用何計，余半仙道：“此乃我師傳授，極利害的妙法，名為‘招魂就戮大法’。只消命雕刻匠用柳木刻成一寸三分長的小木人一萬余個，在御教場內，結一個極大的金頂蓮花的茅篷，周圍做成三百六十個門戶，外用鹿角埋伏之類，中間設立法壇，將木人一齊放在壇內。我便日日作法，只要百日完滿，將這些木人丟在水中，他們合莊之人，同時淹死；或拋入火內，他們個個滿身焦爛而死；或將木人的頭切下，他們應時頭斷。任你劍仙，也不中用了。如非脫了凡胎的死他不得，若是血肉之軀，終難活命。”寧王聽了大喜，道：“妙極妙極！只是須要兵馬保護。恐怕他們得了風聲，前來搶劫。”余半仙笑道：“不必保護，諒他也不敢來。他若來時，卻最妙了。我這妙法比八陣圖還妙三分。看看數百門戶，戶戶通連，人若進去了，休說要到壇內，就是立時退出，也退不出去，今年走到明年，還是仍在門戶內穿來穿去。況且一進門戶，立時昏迷，還能搶劫麼？”寧王大喜道：“孤得先生，乃天賜我成功大事也！”遂命李自然速傳令雕刻一萬五刃個柳樹人，要一寸三分長，限七日完成。一面命天慶速速搭建金頂蓮花茅篷，余半仙親自監督。我且丟過一邊。

再說趙王莊上，一日興旺一日。又過了幾天，徐鳴皋說起寧王參奏俞謙並十二弟兄之事，霓裳子道：“此事極易，只消我去如此如此，便不妨事了。”鳴皋聽了大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極妙了！”一塵、默存、山中子、鷓寄生齊道：“此計甚妙，相煩霓裳走一遭罷。”霓裳應允。到了明日，辭了眾英雄，往京都而去。看官，自此趙王莊上軍威壯盛，戒備精嚴，南昌城內並不前來攻打，只不過各自暗裏算計，所以兩下相安無事。

我且一並擱起。

書中單表黃三保自從那一日奉了寧王旨意，送那表章進京，要求朱寧、張銳從中幫助，帶了回個家將，曉行夜宿，路上非止一日。那一天到了都城，在張儀門內高升店住下，先要去見朱寧、張銳。那朱寧本來姓錢，因為正德皇帝壞愛，與他賜了朱姓。他有一個兄弟叫做錢安，在良鄉縣做知縣。這兩日他告假往良鄉去探望兄弟，故此不在京城，只有張銳在干西廠。黃三保打聽明白，命家將攜了金珠禮物，將寧王書信帶在身旁，遂到西廠而來。

那三保初次來京，人路不熟，見一個老者過來，便令家將問張銳張公公家在那裏，老者用手指一所大宅道：“這不是張公公家麼？”黃三保便依著他走去。守門的進去通報。那知這位太監雖則姓張，卻不是張銳，就是昔年扳倒劉瑾的張永。為人忠心耿耿，作事細心，正德天子亦十分寵愛，現今執掌東廠。當時聞得江西宸濠差官到來，暗想咱家素不與他來往，其中必有緣故，便命請到裏邊。黃三保乃是個鹵夫，便將書信呈上，並將金珠禮物一並排列桌上；將寧王囑咐他在天子面前要陷害俞謙並羅德、鳴皋等十二弟兄，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張永以差就差，假意滿口應承，吩咐手下人把禮物照數收入，立刻擺出酒餚款待三保。那四個家將在外面，亦然賞賜酒食。張永飲酒之間，探聽寧王動靜。黃三保只當他是張銳，便把寧王的反跡，盡情傾吐。張永畝住了三保在家，暗暗吩咐家人，不許放他一人出外；自己亦推去見天子，少頃定有好音。黃三保不知是計，滿心歡喜，以為此次功勞不小。

那張永帶了寧王書信，一直進宮，來見天子，把黃三保錯認張銳、誤投書信之事，一一奏明，將寧王書信呈上。正德天子龍顏大怒，道：“老賊擅敢如此！朕躬待你不薄，你却貪心不足，只想謀逆。怪不得眾大臣皆奏宸濠蓄意造反，俞謙、王守仁連上數表，說他早晚必定興兵。如此看來，尚有何疑？”立刻傳旨，命廷尉同了張永到家中，將黃三保並四個家將一齊拿下，收禁天牢，待等來日早朝，著張永同刑部嚴刑審問。張銳得了這信，嚇得魂不附體，立刻命人請回朱寧商議。隨即差人到江西寧王處送信，將上項事細細寫明。朱寧聽了此信，連夜趕來，打聽消息。

那正德天子到了來日五更，駕幸太和寶殿。抬起頭來，忽見居中正梁上粘著一幅紅紙，約有一尺余寬，五尺多長，好似貼的鎮宅符一般，紙上蠅頭小楷，只不知寫的什麼東西。天子見了，吃了一驚，道：“這事奇了！此殿正梁，足足有九丈余高，四圍無絲毫立足之處，除了仙人，那個能上去粘貼此紙？”立召值殿官楞問。值殿官奏稱：“昨夜並不見有人到此。”古語說得好：聰明莫如天子。況這正德皇帝是個英明之主，心中早已明白，莫非就是這班俠客所為。即命侍尉將桌子疊起，扒將上去，萬萬難難的將紅紙扯下。天子接來一看，那上面粘處的漿糊尚未干燥，不覺心中凜凜。看那寫的是一塵子、霓裳子、默存子、山中子、鷓寄生、徐鳴皋、一枝梅、羅季芳、徐慶、狄洪道、徐壽、王能、李武一十三人同奏寧王惡跡，從姑蘇打播起，直至現在趙王莊上，一樁樁，一件件，細細寫明，要求天子赦眾人之罪，將寧王早早剷除的話。不知正德天子如何發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